

寫作經驗談

著者

蘇雪林 黃廬隱
馬仲殊 陳伯吹
穆木天 羅洪
徐蔚南 許傑
趙景深 錢君匋

上海學生書局發行

新刊

本局新刊數百種
歡迎讀者選購

馬仲殊	許壽民	謝冰瑩	楊文安	袁文彰	張廣中	橋作舟	葉作舟	葛祖蘭	袁文彰	高振清	何景文	謝冰瑩	洪希聖	郭希聖	高希聖
中學小說作法	中學小說作法(三冊)	中學小說作法	中學小說作法	中學小說作法	速成日語會話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四冊	六冊	四冊	四冊	五冊	五冊	五冊	五冊	六冊	三冊	一冊	三冊	八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元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出版

所	有	版	權
發行所	發行所	著者	著者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	蘇雪林	趙景深
中學生書局	中學生書局	穆木天	徐蔚南
全國各大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伍佩然	徐蔚南
印刷者	印刷者	發行人	發行人
民光印刷公司	民光印刷公司	高 圮	高 圮
		書	書

寫作經驗談

▲每冊實售二角▼

新刊

本局新刊數百種
歡迎讀者選購

高希聖：社會科學大綱
高希聖：社會運動史
郭希聖：社會問題大綱
高希聖：新政治學大綱
洪希聖：新名詞辭典
謝冰瑩：新文學辭典
何景文：新人名辭典
高振清：綜合日華大辭典
袁文彰：當代日語(讀本)
葛祖蘭：怎樣研究日語
葉作舟：愛的教育(日文本)
葉作舟：天方夜譚(日文本)
橋爪：速成日語讀本
張廣中：速成日語讀本
袁文彰：速成日語讀本
楊文安：速成日語讀本
謝冰瑩：中學生小說創作法
許壽民：中學生小說創作法
馬仲殊：中學生小說創作法

四冊六角
每冊六角
六冊四角
四冊五角
五冊五角
五冊五角
五冊五角
六冊五角
三冊一元
三冊一元
一冊一元
八冊一元
一冊一元
一冊一元
二冊一元
二冊一元
二冊一元

寫作經驗談

▲每冊實售二角▼

版	權	著者	蘇雪林 趙景深 黃廬隱 徐蔚南 汪儻然
發行人	高 圮	書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一 中學生書局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出版

版出局書生學中海上

刊叢著名學文本俗通

角二冊每

期十三出已

全世界第一流的作品

本書局爲便全世界第一流文學作品普遍地流傳於全中國起見，特請名作者馬仲殊、羅洪、李連萃、須白石、過立先、葉樹芳、顧惠民等，從事本叢刊的編譯。本叢刊不特將原文長一二十萬字，定價一二元的，用流麗通俗的文字，編成三四萬字的小冊，且定價每冊一律二角。故缺少時間來欣賞偉大名著的，以及因經濟關係而不能購備名著的，都能以本叢刊來填補這個缺陷了。

全中國最便宜的書籍

茶花女	小仲馬	二角
大地	布克夫人	二角
兒子們	顧尼支	二角
苦戀	柯倫泰	二角
赤戀	雷馬克	二角
西線無戰事	馬爾克斯	二角
新生	托爾斯泰	二角
復活	奧爾珂德	二角
小婦人	奧爾珂德	二角
好妻子	哥德	二角
少年維特	莫奈德	二角
苦兒努力記	麥洛脫	二角
苦女奮鬥記	科羅特	二角
木偶奇遇記	哥德	二角
小物件	哥德	二角
浮士德	哈德生	二角
飢餓	高爾基	二角
我的童年	阿志巴	二角
沙寧	菊池寬	二角
第二接吻		二角

寫作經驗談

目次

序言	一
蘇雪林：文學的創作和時間	一
馬仲殊：從名著到創作	八
穆木天：詩歌創作上之二三問題	二三
谷劍塵：劇本的題材	三二
徐蔚南：小說的技巧	三四
顧森千：作家成功的要件	三六
趙景深：寫作和真誠	三八
黃廬隱：寫作的原動力	三九
汪倜然：寫作即是工作	四〇

葉永蓁：寫作上的五條「條例」	四二
陳伯吹：寫作的修養	四五
何家槐：草稿	四六
羅洪：底稿和修改	四八
許傑：寫作是實際生活的反映	五〇
錢君匋：寫作和時間	五二
祝秀俠：我的寫作經驗	五三
馬仲殊：我的寫作經驗	五五

文學的創作和時間

蘇雪林

現代是個工業的時代，不但物質方面的東西一齊工業化，連精神的產品也有些工業化的趨向。手工藝時代，一個藝術家創造一件藝術品，往往要費幾月幾年的時間，甚至犧牲畢生的精力以從事，在現代的機器上却不消幾秒鐘便得到同樣的成績。

因為利用機器的緣故，一件藝術品，只要做好一個模型，便可以套出無量數。但這些都是沒有創造的精神和個性的，好像影片和真的人相比一樣，若問影片貴呢？真的人貴呢？答案當然是後者。爲的真人只有一個，是有靈魂的，攝影攝了一張後同時可以洗出許多張，而且沒有靈魂。

而且製造太快，究竟不免有粗製濫造之弊，王石谷的山水，惲南田的花卉，珂羅版雖然印得很清晰，但印多了不能不有些模糊，彌勒 Milot的拾穗 Les Glaneuses和傑梨戈 Géricault的梅逗司之筏 Le Radeau de Méhuse幾乎成了每個愛好藝術青年案頭的賞玩品，但你若能到巴黎魯渥爾博物院看看他們的原本，這些印刷的東西簡直成了摩藁士飯！

無怪乎西洋有些迂夫子對於現代大搖其頭地發牢騷道：「這是個醜惡的時代！」

不但繪畫雕刻受了工業的惡影響，文學也逃不了這個可悲的劫運。中國古代大文豪如屈原不過做了一篇離騷和幾首歌，希臘的荷馬只遺傳幾篇史詩。老子道德經不過五千言，莊子的遺著不過內外兩篇，孔子瘞畢生的精力也不過刪訂了六部經典。後世稱某人著書十餘萬言，已成美談，至於著作等身，那更成了非常的著作家了。但現代中國的著作家，創作起東西來，偏偏出奇的容易。拿起筆來一揮便洋洋灑灑成了四五千字一篇的文章，坐在公園樹蔭下，掏出手冊子塗塗抹抹，又是幾首新詩，撮合幾個男女脚色，點綴一點子離合悲歡的情節，便成了一篇劇本。一個月可以寫十幾萬字，一年可以出四五部書。如果他們的作品，篇篇出色，樣樣當行，我只有誠心拜服，承認他們是第一等天才，但無奈考其實際，道聽塗說，稗販剽襲而來者居其多數，甚至還有人做文章的程度還夠不上「文從字順」四字，居然以著作家自命。他們的缺乏「文學的良心」(Literary Conscience)和災梨禍棗的罪孽，我都不去管它，只是拿這些思想不成熟，藝術也不成熟的作品，陷溺青年，哄騙社會，便覺得教人難以寬恕了。

有人說敏捷的文人，做文章是不需要許多時間的。譬如曹子建七步成詩，溫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阮籍宿醒初解，隨筆在桌子上寫了一節冠冕堂皇的傳讓詔，李白上韓荊州書自言作文

倚馬可待，秦少游對客揮毫，凡此爲人所豔稱的故事，不一而足，那構思必需長時期者，不過是些笨伯而已。不錯，我也承認這些文人的故事真實，但須知他們好的作品未必都由此而來。袁子才常說「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此亦偶然語耳。如果屬實，則兩家文集，應寥破屋子，何以至今僅傳詩二三千篇，且真不朽者亦不過百餘首或十餘首乎？」這是極有見解的話。又有人說作品的產量豐富，正足見作家天才之偉大，決不能說是不好的現象。譬如法國的巴爾札克 Balzac 是著名作品豐富的文學家，他死時不過四十餘歲，已成書百餘種了。俄國的托爾斯泰著作竟達千種。於今西洋任何一個作家出起專集來，總是十幾大冊。如現在最時髦的作家威爾斯，蕭伯納，其出書之多，其每年版稅收入之富，實非中國古代文人所能想像。可見文學受工業化的影響，是進步，不是退步，我們贊成模仿之不暇，居然出來反對，豈非不識時務嗎？我說這話雖然好像有理，而很有研究之價值。巴爾扎克號爲「文學界的拿破崙」，這樣奇特之才，不是普通人所能學到的。而且他著書如此之多，也有他的原因。相傳巴氏平生好做投機事業，但投機一次，失敗一次，負了一身的債務，無法償還，只好拚命著書去賣錢。他寫作時常夜以繼日，喝極濃烈的咖啡以振作精神，有時，一夜之間能狂草四十頁的文章，有許多小說都是一兩星期寫成的。但

因爲這樣過度的用心，耗完了他的生命力，所以短命死了。如果他能夠節省些精神，年壽一定比較長，成績一定比較大。托爾斯泰也是一位不世出的文壇怪傑，然而他活了八十二歲，成功雖大，又當別論。況且西洋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者，究有幾人？威爾斯，蕭伯納，便爲老輩所不滿，至於那些野狐禪更無人齒及。美國的文學不及舊大陸，但著作的評價，已經很嚴格。聽說有某學者以博學多才自誇，著書數百種，一切哲學，文學，算術，科學無所不包，至於孔子釋迦的學說也要他介紹。結果竟沒有人承認他是學者。如果這位先生在現代的中國，恐怕他要成爲著作界的泰山北斗了。當仁不讓，固然是一種美德，但人人都是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又好像和事實違背。我們如其刊行許多不值一讀的文章和人家誇多門富，不如多用點研究的功夫，在一生裏產生一兩本精心結構之作。

文學究竟是件藝術品，藝術品是含點貴族性質的，非用心做是難得好的。用心做就得需要時間。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數種：

一曰鍛鍊精深的思想。南朝蕭子顯自稱凡有著「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所謂「文不加點，妙手偶得」古人行文果然有此樂境，但像我前面所說這樣究竟不多，真正的好思想，大部

分還是由文人苦心思索而得。思想像鐵，火淬之才能成爲一塊純鋼，思想像地底下的寶藏，探索之才被發見。思想之渾沌的要教它變爲顯明，思想之蕪雜的要教它變爲有條理，思想之平凡的要教它變爲超卓，思想之淺薄的要教它變爲深沈，都非用一番鍛鍊工夫不可。古人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穿天心，洞月脅」，所謂「人居屋中，我來天外」，都是深思的結果。關於深思，中國文學史裏很有幾個有趣的故事。隋朝薛道衡因爲做詩做得太好，被隋煬帝忌死，是一位身殉藝術的詩人。相傳他每構思的時候，獨處空齋，踞壁而臥，聽見外邊略有人聲他便要動怒。宋朝陳后山與黃山谷齊名，同爲江西派始祖。他做詩的時候，家人爲逐出貓犬，嬰兒都寄放別家，讓他一個人去深思靜想。至於孟浩然撚眉毛，王維走入醋甕，那更是人人熟知的事了。還有躲在深草裏的，棲在幾百尺高的樹上的，替人做一篇墓誌銘而至於昏暈過去幾次的。那樣奇奇怪怪的行爲，簡直有些像害了神經病，未免太難了吧。這或者是天資不高，而又想和人爭勝，所以如此，這只算他們自己討苦頭喫，不足佩服，更不足學。

二曰採集廣博的材料。雖有精深的思想，超妙的靈感，純熟的技巧，但若缺乏廣博的內容，也不算是好文學。所謂廣博的內容，便是材料之謂了。蘇東坡批評孟浩然的詩，說像「造內府酒

手，惜無材料。」我們讀孟浩然的詩，覺得清空自然，頗有一種淡遠之致，但總像喝薄酒一樣，沒有多大的味兒。許多人都說孟詩有寒儉態，可謂「山澤之癯」，不及王維詩之雅淡中別饒華氣，其實不過材料豐富之別。孟詩取材少，所以單調，王詩取材多，所以能給人許多不同的印象。杜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左思作三都賦，門牆廁溷皆著筆札，偶得一句，即便疏入。但他還嫌讀書太少，取材不博，求為秘書郎，以便縱覽內府圖籍。足足用了十年苦功，才將那篇賦做成。果然紙貴洛陽，使當時才子陸機兄弟都不敢吐氣。這些都是向書卷裏尋材料的例子。唐朝李賀每日騎驢出遊，從以小奚奴負一古錦囊，每得句即書投囊中，晚歸於燈下足成之。這是向自然界收集材料的例子。清魏禧有一篇談文學的話，以為文學取材最重人生經驗，他說：「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著書法曰：『每見萬彙，皆書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當然之理，雖市僧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藝之故，必比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深淺，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

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魏氏之所謂「理」，便是指人生經驗，寫實派文字最少不了這樣東西。但人生經驗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一定要慢慢閱歷，時時留心，這又非時間不可。

三曰布置偉大的格局。想造偉大的建築物，鳩工庀材之後，還要有長時期的經營，才能成爲一座莊嚴華美的宮殿。外國的大教堂，興工至於畢工，動需十餘年，或數世紀。那彈指間湧現的七疊樓台，終於是佛家神話罷了。偉大文學作品，也非有時間結構不可。因爲文學的格局既大，則書中人物必繁多，情節必複雜，如何繪聲繪影，如何穿插安排，如何使色采濃厚，如何使脈絡周密，都要費工夫斟酌的。否則空疏敷衍，像現在書買費數百元薪水，請一個不相干的文人，一兩個月內寫一部書如什麼武俠小說，什麼史的演義，動輒百廿回，洋洋百萬言，然而有什麼價值。從前張衡二京，左思三都精思傳會，十年乃成。白居易那篇膾炙人口的長恨歌足足修改了五年。曹雪芹著紅樓夢，自言在泣紅軒裏披閱七回，刪訂十載。彌爾頓 Milton 失樂園 (Paradise Lost)也做了十年。法國 福羅培爾 Flaubert 著波華荔夫人傳 (Madame Bovary)費了七年。歌德 Goethe 的浮士德 (Faust)聽說著了五十六載。試閱卜士生年譜，其名著如娜拉，羣鬼，海上夫人等，也動輒

需要二三年。我們現在讀他們的作品，只覺得一辭一句妙造自然，好像不費氣力似的。誰知他們臨文之際，爲酌用一個字，往往鬚子也撚斷幾根哩！又我們讀前人長篇作品，間間瀏覽，但有順水行舟之樂，而不知作家下筆時慘澹經營，心血曾耗却幾斗。從前法國孟德斯鳩著法意成功，給他一個老朋友看，那朋友接過書去，隨便翻翻，不多時便看完。孟氏大爲慨嘆道：「這部書你一兩個鐘頭裏便將它翻畢，但知否我著它時考慮思辨搜集材料，曾費了二十年功夫呢！」但因爲作家肯這樣的下工夫，這樣的賣氣力，他們的成績才能像百鍊的精舍，無縫的天衣，臻於完美境地，有引人入勝之妙。不然一篇入手，便令人昏昏思睡，甚或才讀幾行，便覺胸頭格格作惡，還有甚麼叫做欣賞文藝的愉快？

從名著到創作

馬仲殊

詩，雖然做過幾首，當做玩意兒的，不能算，從來就很少閱讀；至於戲劇，我更是門外漢。那末，這裏所謂名著，是指小說而言。在沒有講到何謂名著之前，我們該知道：

一，小說已不供消遣的了。

這不庸我贅述，愛好文藝的諸君，該早明瞭。長日無聊，躺在藤椅上，或是茶餘酒後，將小說當做消遣时光的賞玩着，這是公子哥兒小姐們的事體，非真正了解文藝的。因為我們已經有了證明，每一篇小說，要是夠得上稱為名著的，它一定是：

二、抓住了時代精神。

這個課題，可以從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A，所謂時代，是人們硬加在歷史上的，只為人們研究的便利，因此，將人類過去活動的痕跡，給它一個名詞，而有所謂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等等的稱呼。

B，當然，時代這東西，好像有人說過，「不知它怎樣活動的！」宇宙是無窮的，社會太複雜了，怎麼能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呢？話雖如此，可是，我們能從這無窮的複雜的社會裏，看出某一個時代的共同的動向。

C，說得更切實些，那意思就是：雖然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一個社會在每一個時期皆形形色色，好似萬花鏡般的變化無窮；然而，我們能找出某個時代的共同的色彩，共同的情調，或者說是共同的動向。譬如，我們可以說，十八世紀是自由競爭經濟的社會，十九世紀是資本集中大

工業經濟的社會，世紀末是勞資衝突尖銳化的經濟的社會，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崩潰的經濟的社會。在每一種社會情形之下，就有每個時代的共同的動向。無論誰，生在一個時際，每個人的個性，無論怎樣不同，總得披上了這共同的色彩和情調。這便是時代精神。說起來，這時代精神好像很容易分析出來，其實這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如中國，遠的不必說，只就五四運動以至現在是怎樣的一個時代，這答案就非人人所能及格。那末，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誰能用銳利的眼光來觀察呢？無疑的，這是文學家的事情。所以：

[D] 文學者便在抓出這時代的共同的色彩和情調。文學家能從那萬花鏡般的社會裏抓住了這一個動向，將這動向展開在一個故事裏。文學家不是報館的社論者，不是歷史的批評者，不是談玄之又玄的哲學家，也不是記錄自然現象的科學家。他，文學家，只將這時代精神付託給作品中某一個主人公，或是某一個故事，這便是文學和其他學科不同的分界。

E，將時代精神開展在一個故事裏，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文學家之可貴便在此，作品之能否夠得上稱為名著也在此。且讓我來舉幾個例子，如：

(一) 福羅培爾 (Flaubert 1821—1880) 的 波華嘉夫人傳。這是福氏費了七年工夫才寫成

的，出版於一八五七年。這篇寫主人公恩瑪是個空想的女子，未結婚之前，儘夢想着人生的熱情，幸福與快樂。恩瑪嫁給醫生波華荔之後，因丈夫沒有作爲沒有野心而失望。爲了解除煩悶，他們遷居到榮維爾，在這裏生一女，取名貝特。恩瑪爲女兒的名字，費了多少心思。這時，恩瑪和藥劑師萊翁相愛了，但不久，萊翁棄之而去鄉間，恩瑪不由不憂鬱，因此，她又愛上了有資財的洛朵爾夫。到了洛朵爾夫得到恩瑪的一切，又掉頭不顧的把她丟棄了。恩瑪也曾回心轉念，不再作這些勾當，一意的奉承丈夫，但看到丈夫的無能力，便欲和洛朵爾夫私奔。洛朵爾夫竟不理她，她因此發了狂而病。其後，恩瑪到里昂時，又遇萊翁，舊夢重溫，兩人打得火一般熱，及至恩瑪爲債所逼，向萊翁借款，萊翁以其狂妄，別她而去。恩瑪到洛朵爾夫那裏，也同樣的失望，她灰心極了，又無法還債，只好服毒而死。其後，波華荔發現恩瑪生前的情書，也氣絕而亡。女兒貝特寄養於姑母家中，被送到紗廠裏做女工了。

將當時人人所懷着的「夢」的情調，從恩瑪的故事裏，表現無遺了。恩瑪實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追求幸福的憧憬，結果當然是失望的。這一種「夢」的祈求便是當時共同的動向，所謂時代精神了，我們再看屠格涅甫的吧。